

外国
禁毁
名著
精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 SELECTION OF FOREIGN FORBIDDEN NOVELS

外国禁毁名著精华

第三册

名妓与法老
赤裸的午餐
危险关系
好色一代女

名妓与法老

原著 纳·迈哈弗兹 [埃及]

翻译 张建利

尼罗河节

在四千年前，八月的一天。

黎明之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苏代斯神庙的大祭司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细心地注视着广阔的天宇，整夜地观察已经使他疲倦了。然而，当他突然看到天狼星在空中闪烁发光时，顿时喜形于色，心激动地跳了起来。接着他便感激地跪倒在那圣洁的神庙的土地上，高声喊道：“圣主苏代斯已在天空出现，它将给人类带来圣河汛期开始的喜讯，这是圣主的恩赐。”沉睡的人们顿时被他那悦耳的喊声唤醒，他们纷纷仰望天空，找见了那颗崇高的星辰，于是兴奋地跳着并感激地重复着大祭司的祷告。然后，人们相继离开自己的院落，奔向尼罗河畔，去观看天主给他们带来福泽的第一个浪花。全埃及的上空都回荡着大祭司向人们宣告福音的呼喊，大家都明白，到南方去庆祝尼罗河节的时间已到。于是他们扶老携幼整装出发。车轮碾过大地，船舶卷起浪花，来自棣比斯、孟夫、赫尔蒙特、苏特和赫穆努等地的居民，汇聚成浩浩荡荡的人流，奔向首都阿布城。



阿布城是当时埃及的首都，它被高高地建筑在坚硬的岩石基柱上，这些基柱之间散布着一些小沙丘的地面覆盖着尼罗河肥沃的河里，使她遍地生宝。胶树、桑树、棕榈树挺拔茂盛；葡萄、蔬菜和苜蓿点缀着地面；羊群漫步在牧场和花园里的小河旁。微风送香，晴空鸟鸣，呈现出一片生机。

仅仅几天的时间，阿布城和她周围的——贝佳和贝拉格小岛上都挤满了人。这里家家户户都接待着来宾，街头巷尾遍是熙攘的人流。跳舞、唱歌、演杂技的被围成一个个的圆圈，市场上的买卖也变的极其红火。彩旗和橄榄枝装饰着各家的门面，贝拉格岛的卫士们也以他们那独特绣花的服装和长长的宝剑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虔诚的信徒赶到苏代斯神庙和尼罗河神庙去还愿或献供，赞歌里混杂着醉汉的呼喊……。阿布城的上空到处激荡着欢乐和喜悦。

节日那天，所有的人群都奔向了位于法老禁宫和尼罗河神庙之间的那条长长的大道。空气里洋溢着热烈的呼吸，大地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重，人们在陆上站不下了就跳到船里，围绕着尼罗河神庙高高地扬帆飘游。在笛子和吉他的伴奏下他们唱出了动人的尼罗河颂歌，在手击鼓的击打声中他们跳出了迷人的舞步……。

手持长枪的士兵分列大道两旁，法老辈、第六王朝国王们的人物雕像排了长长的一段，近处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艾斯尔·卡拉、泰蒂第一、贝比毕第一、穆赫特穆塞维夫第一和贝毕第二等法老的面孔。

各民族的声调嘈杂在一起，使人难以分辨，就像浪花溶进喧嚣的大海时，汇集成隆隆的轰鸣。但宏亮的呼喊声也不时地冲破这嘈杂声，传进人们的耳朵。有人热烈地喊道：“赞美赐福于我们的圣主苏代斯吧！”也有人激动地高呼：“赞美给我们的土地带来生机和肥沃的尼罗河神吧！”还有那高声叫卖马尤特酒和葡萄酒的喊声，这一切都使人那样的陶醉与忘情。

有一群，看样子是些出身高贵的人物，正在交谈。一个人扬起眉毛，感慨地说道：

“有多少法老观看过如此盛大的庆典！然而，他们都离去了，像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人们心目中存在过！”

旁边一个人接着说：

“是的，他们去统治另一个更伟大的世界了。同样，我们也会离去的……我们未来的世代，还会集聚在这里，重复着此刻在我们胸中的欢乐和希望……他们会像我们谈论他们一样提起我们吗？”

“我们会被更多地提到的，……然而还是但愿不要死掉。”

“那么多的人能被尼罗河流域容得下吗？死和生都是正常现象，……既然我们饿了会吃饱，青春会变老，快乐以后会烦恼，那么永生不死又有什么价值呢？”

“他们在奥祖雷斯的世界又是怎样生活的？”

“等着吧，过一会儿就知道了。”

另一个人很庄重地说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有幸见到法老。”

他的同伴说：

“几个月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在他的加冕庆典上见到过他。”

“看，那些雕像是他的光荣的祖辈。”

“你发现了么？他跟他的祖父穆赫特穆塞维夫长得很相似。”

“多漂亮！”

“是的，是的，……法老是一位漂亮的青年。他相貌出众，身材又无与伦比。”

有一个交谈者问道：

“看他会给后代留下什么？华表、神庙还是南征北战？”

“我想更有可能是后者。”

“为什么？”

“他是一位有志的青年。”

另一个人却担心地摇摇头说：

“据说他酷爱美色，放荡又挥霍无度，像狂风一样无所顾忌。”

听者轻声笑笑，低语道：

“难道这也值得奇怪吗？很多埃及人都酷爱美色，喜欢挥霍。法老怎么能例外？”

“嘘，嘘……你知道他从登上王位第一天起就跟宗教界人士对立吗？他要把钱用来建筑宫殿和修整园林，而祭司们则要求得到圣殿和庙宇的全部收益。他的祖辈曾赐予他们权利和财富，而年轻的国王则贪婪的目光看着这一切。”



“确实，国王一登基就遇到了冲击，这是不幸的事情。”

“是呀。不要忘了，首相兼大祭司赫鲁姆·哈特有铁一般的意志和手腕。还有孟夫城的祭司也一样，这座光荣的城市，伟大皇室的兴衰与她休戚相关。”

这个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因而害怕起来：

“让我们祈求所有的主把理智、卓见和稳重带给他们吧。”

于是大家一起由衷地说道：

“阿门……阿门……。”

一个人向尼罗河里看了一眼，便用胳膊碰了一下他的同伴说：

“朋友，快看河里，那艘从贝佳岛驶过来的漂亮游船是谁的？这真像太阳从东方升起。”

同伴向着河面转过头去，便看见那只奇妙的游船。这船不大不小，绿色的船身像浮在水面上长满青草的小岛，坐舱高高突起，但是看不见里面的东西，桅杆顶端飘扬着一面大帆，船的两侧有几百只手用同一个熟练地动作划着桨。这人惊叹道：

“这可能是贝佳岛上一位富豪的游船吧。”

近旁有一个人听见他们的交谈，便不以为然地开了腔：

“我敢打赌，你们二位是外地的客人。”

两人一齐笑了。一个说：

“你说对了，尊敬的主人。我们是棣比斯人，是为了目睹这光荣的节日而从外地来到首都的成千上万个人中的两个。这只美丽的游船一定是贵地一位大人物的吧？”

那人狡黠地笑了笑，用手指着他俩小声说道：

“尊贵的先生，你们想的不错。但这只游船并不是哪位名人的，而是一个女人的，是阿布城里人人皆知、贝佳岛和贝拉格岛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妓的游船。”

“这位名妓是谁？”

“是爱情和娱乐的女王、迷人的拉蒂斯。”

那人用手指了指贝佳岛，接着说道：

“她住在贝佳岛她那迷人的白宫里。那是一块圣地，是她的情人和崇拜者的圣地，他们争先恐后地奔向那里，去追求她的爱，希望命运能够使他们有幸见到她……愿主保佑你俩的心不要被她带走。”



两人的视线随着大家又一次向游船看去，流露出十分注意的神情。游船渐渐向岸边靠拢，其余的小船迅速给它让路。在越来越接近陆地的同时，便逐渐隐没在尼罗河神庙高地的后面，先是船头，接着是座舱。当它驶进码头的时候，人们只能看见它高高的桅杆上飘扬的白帆，那像是一面爱情的旗帜遮掩住了人们向往的那个精灵。

片刻之后，在波浪翻滚的尼罗河里有四个努比亚人开出一条路，向岸边走来。另外四个人紧跟在后面，抬着一乘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与之媲美的花轿，里面有一娇滴滴地美人坐在软垫上，鲜嫩的左臂撑在绣垫上，右手拿着一柄鸵鸟羽毛扇，一双秀美的眼睛闪出梦幻般困倦的眼光，越过芸芸众生，傲慢地向遥远的地平线望去。

这一小小的行列慢慢地行进着，人们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过来。花轿行至人群前面，女人羚羊般娇俏的身躯略略前倾，香唇微启，低语了一句什么。于是黑奴们停下前行的脚步，雕塑般站立不动。女人重新坐定，沉浸在她的梦幻中。无疑，她在等待着观看法老圣驾。

人们只能看见她的上半部。满头乌丝闪闪发亮，直披散到肩上，像夜神的王冠。她那玫瑰般鲜嫩的双颊衬托出一张明亮的圆脸，樱桃

小口，丹唇微闭，像阳光下含苞未放的素馨花。一双乌黑清澈的大眼，也会如梦似醒地闪烁着爱神最熟悉的光芒。美神在这张脸出现之前，从未在任何一张脸上常驻过。

所有的人都会被她的美丽所倾倒，就连年迈的人也会为之心动。四面八方的人们向她投去炽的目光，这目光能使岩石熔化。妇女们则怒目斜视，嫉妒她的美貌。

围绕她的人纷纷低语：

“好一个迷人的女子！”

“她就是拉蒂斯……人们称之为贝佳岛夫人的拉蒂斯！”

“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美，能俘虏任何一颗心的美。”

“谁看见谁都会自惭形秽。”

“是呀，看见她我就激荡翻腾，欲火燃烧。但是同时我又感到虚弱和羞耻。”

“确实令人伤心……她对于我就像是幸福的偶像，膜拜的真理。”

“她是一种灾难！”

“人们无法忍受这种征服一切的美。”

“她对情人也无情吗？”

“难道你不知道，她的情人都是些王公显贵吗？”

“真的？”

“所有知名的人物都爱她，就像这是一种爱国义务。”

“著名建筑师哈纳为她修建了白宫。”

“贝佳岛总督阿纳挑选了孟夫和棣比斯最华丽的家具把她的白宫布置起来。”

“妙极，妙极……。”

“天才的雕塑家汉弗尔在宫殿的墙壁上雕塑了各种塑像。”

“还有，法老禁卫军的统帅也向她赠送了最珍贵的珠宝。”

“名贵都争相追逐她，可幸运儿又是谁？”

“你是问在这座不幸的城中谁是幸运者吗？”

“我并不认为这个女人会恋爱。”

“你怎么知道？她或许会爱上一个奴隶，或者一个动物。”

“不……她的美是可以征服一切的力量，力量还需要爱吗？”

“你看看她那冷酷傲慢的眼光，她大概还没有体验到爱的情味。”

一个女人听见了男人们的谈话后，心中很是不快，便冷冷地说：



“她不过是个在腐败的情场中长大的舞女，自幼就多情风骚，善施粉脂，才显出这般迷人的样子。”

一个崇拜者觉得她太挖苦，就回她说：

“求主保佑，太太，你不知道绝顶的美丽并不是神赐给她的全部财富，图特神还毫不吝啬地赐她智慧和善良。”

“算了吧，算了吧。难道她用来迷惑男人的本领就是她的智慧与善良吗？”

“她的宫殿里每天晚上都济济一堂，那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所以毫不奇怪，她通晓哲理，懂得政治，擅长艺术。”

“她能有多大年纪？”有人问。

“有人说她三十岁了。”

“不超过二十五岁，我敢保证。”

“管她多大呢！她的美是永远不会枯萎的。”

提问者又一次认真地问道：

“那么她是什么地方人？出身如何？”

“我想这只有主知道。她好像从开天辟地的时候起，就住在贝佳岛上她的白宫里。”

突然，一个怪里怪气的老妇从人群走过来。她驼背弓腰，拄着一根粗硬的拐杖，白发散乱，黄牙外突，鹰勾鼻子，在浓密的灰白眉毛底下那双凶神般的眼睛射出恶狠狠的光。腰里的一根麻绳，束着她那宽大的袍子。

人们看到她便立刻喊道：

“笃姆……巫婆笃姆。”

她并不理睬他们，只是用那两只骨瘦如柴的脚朝前走着。她自称能卜卦算命，预知未来，算命的人需付一块银币。巫婆碰上了一个年轻人，便要求为他算命，年轻人并不反对，可能是因为他喝醉了，两条腿踉跄着几乎迈不开步子。他给了她一块银币，半睡半醒的眼睛盯住她。巫婆粗声粗气地问道：

“你多大了，小伙子？”

“十二杯……。”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看热闹的人大笑起来。老太婆大怒，把银币甩在地上，继续朝前走。一个青年拦住她，取笑道：

“喂，老太婆，给我算算我会遇到什么事？”

她气哼哼地看了看他，然后狠狠地说：

“恭喜你，你要第三次被你老婆欺骗！”

人们又一次大笑起来，为她鼓掌。年轻人的心被刺痛了，羞辱地退到了后面去。老巫婆径直走到花轿跟前，站在那儿，想要得到施舍，她一面对女主人喊着，一面露出了可憎的笑容：

“这位美丽的姑娘，我能为你卜一卦吗？”

美女似乎并没有听见巫婆的声音。于是老太婆提高了嗓门大叫起来：

“姑娘！”

拉蒂斯略吃一惊，生气地转过头来。老太婆对她说：

“相信我，美人。今天这么多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比你更需要我。”

一个黑奴走上前来，阻止她靠近花轿，事情虽小，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就在这时，一声尖细的号声从空中传来，于是站在道路两旁的兵士们一齐举起军号，长时间持续不断地吹奏起来。人们知道了，法老御驾已经启程，在片刻之后就要离开禁宫，走上通往尼罗河神庙的大道。此时人们忘掉了一切，只是伸长了脖子，竖起耳朵等待着。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排着整齐队形的仪仗队，踏着军乐的节拍走了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鹫旗引导的贝拉格岛卫戍部队的各兵种的队伍。仪仗队到处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霍和鼓掌。

紧接着是步兵队伍，他们手持长矛和盾牌，随着自己的军乐走在候尔斯神像的军旗后面，高举在空中的长矛，组成精细的几何图形。随后的弓箭手的队伍通过的时间比较长，他们的队旗上面绣着御玺。

当传来隆隆巨响和骏马嘶鸣时，战车队伍行进过来。一排战车十辆笔直前进，两匹骏马拉着一辆车，驭手佩戴利剑，车上站着一位一手持弓、一手持箭的射手。这个场面顿时使人想起当年征战努比亚和托尔西奈的情景，当时他们雄鹰般扑向平原和山谷，敌人在他们面前魂飞魄散，纷纷溃败。而他们则热情如火，喊声震天。

威严的法老行列出现了。王室宫辇紧跟着打头的循驾，五辆一排前进，坐在车上的是王公、大臣、大祭司、三十名大法官、军事将领以及地方总督等。队尾是由大将军塔胡带队的法老禁卫军。

坐在御辇上威严的法老，笔直不动，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他双目

直视前方，并不理睬人们衷心的欢呼。他头戴王冠，一手执王鞭，一手握着一柄弯曲的王杖，王袍之外披着专为庆祝宗教节日而穿的虎皮罩衣。

人心热烈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拉蒂斯也忽然被激起了热情，产生了活力，脸上放出喜悦的光。两只白皙的手鼓起掌来。

在热烈的欢呼中，有一个声音急促地喊了一声：“赫鲁姆·哈特首相万岁！”接着便有十几个声音重复他的呼喊，这呼声激起了强烈的骚动与不安。人们四处张望，寻找那个居然敢在年轻的法老耳朵底下高呼首相万岁的勇士，和敢于响应这个奇怪的挑衅的群众。

然而呼声并没有对国王卫队产生明显的影响，侍卫们没有表现出震动。队伍继续前进，直到走上神庙高地，车辆才停了下来。国王踩着两个王子手捧着的织锦面鸵鸟羽毛垫子，下了御辇。这时号角响起，部队致军礼，仪仗队奏起神圣的尼罗河赞歌。法老庄重地走上通向神庙的台阶，王子、大臣、地方总督和王国名流跟在他后面。在圣庙大门的前面，祭司神甫们跪等接驾。宫廷总管苏弗哈特宣布国王驾到，神庙大祭司起立，躬腰，两手遮目，轻声说道：

“尼罗河圣主的仆人荣幸地向两国之主，拉阿之子、东方的君主我王陛下致以衷心敬意。”

法老将手中的王杖递给他，他毕恭毕敬地吻了吻。祭司们起立站成两排，法老在侍从们的护拥下向围绕着高大立柱的圣坛走去，然后绕圣坛一周。祭司们燃起圣香，于是香雾飘满神庙，众人都庄严肃穆地沐浴其中。侍从抬来一头宰好的黄牛，放到圣坛上，敬奉圣主。法老开始吟诵这样一段传统的祷词：

“我沐浴之后来到圣神的祭坛前，向您献上牺牲，求您赐福于这块美好的谷地和她虔诚的居民。”

祭司们仰头向天，伸开双手虔诚地高声重复着祷词，全体在场的人也重复着同样的祷词。声音传到神庙外面，听见的他立刻重复起祈祷来。片刻之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念起对神圣尼罗河的祈祷词。在大祭司陪同下，法老向平行排列着三个大圣盆的圆柱大厅走去，王国要人紧跟在后面。众人站成两行，站在中间的是法老和大祭司。随后，大家齐声唱起尼罗河赞歌，颤抖、激荡的声音在肃穆的空间轰鸣。

大祭司登上通往神像室的台阶，走到圣门近前，然后侧到一旁，

拜倒在地上。法老走上来进入到圣像室内，只见尼罗河神的雕像躺在神船里面。大门关上了，圣室空旷、黑暗、森严，在蒙着神像的幕幔附近，有几个闪亮的金案，上面点着蜡烛。法老肃然起敬，庄重地走上前去，用手揭开幕幔，躬下他那平时绝不会弯下去的腰，他右腿跪下，吻了雕像的脚。此时他仍然很威风，但是没有了原有的荣耀和骄傲的神采，脸上显出敬畏的表情。法老虔诚而忘我的进行了长时间地祈祷。

祈祷完毕，他又一次吻了吻雕像的脚，站起身来，放下幕幔，面朝圣主退出门来，然后把门关上到了外厅。

众人向法老祝福致敬，然后跟随他走过圣坛，走出神庙，一直走到面临尼罗河的高地边缘。聚集在船上的人看见了他们，马上挥动着彩旗和橄榄枝欢呼起来。

大祭司两手展开一张长长的巴尔迪草做的纸，用宏亮地声音开始了传统地演讲：

“尼罗河，你以自己的泛滥赐福于两岸以生命和幸福的河，我们向你致敬！你在冥冥的世界中沉睡了几个月，当你那宽广而仁慈的胸怀听到了你的仆人的祈祷后，你便从黑暗中出来，走向光明，你的汹涌澎湃，给大地注入了生机。于是万物萌生，荒漠铺上绿毯，园林一片锦绣，羊群欢跃，鸟儿歌唱，人人喜融融、乐陶陶，裸体的穿上了衣衫，饥饿的吃饱了肚肠，单身汉娶上了媳妇，埃及大地洋溢着福祿和荣光……。来吧，光荣属于你！快来吧，光荣属于你！”



在吉他、笛子和箫的伴奏下，祭司们随着手鼓的节拍，唱起了悠扬深情的尼罗河赞歌。

当悠扬的歌声在空中消失以后，纳依王子走到法老跟前，把用巴尔迪纸书写好的献给尼罗河的祷文递给他，法老接过来，举到额头上，然后将它扔到尼罗河里，顷刻间它便消失在奔腾北去的尼罗河波涛里了。

这时，法老走下高地，坐进御辇。御驾一行便如来时一样威严荣耀地离去了。千百万奴隶热情又喜悦地向他欢呼。

一只绣鞋

一直到御驾回到法老禁宫，法老都保持着严肃和平静的表情，但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那英俊的脸上立刻出现了野蛮的狂怒：肌肉绷紧、七窍生烟。为他更衣的侍女们均感到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年轻的法老狂暴严厉，易于激怒，如果不惩罚使他激怒人，他的心是永远不会平静的。此时他的耳际仍然回响着那一刺耳的呼声，这也是对他的大胆挑衅，这是灾难和毁灭的预兆。想到这，他越发恼怒起来。



还有一个小时，他就要接见那么多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尼罗河节庆典的王国各界知名人士。但他此时已没有这个耐性进行等待，便一阵风似地来到王后禁宫，推门而入。王后妮芜·戈丽斯坐在一群侍女中间，在她的眼睛里闪着平和安静的光芒。侍女们看见了怒气冲冲的国王，便惊慌失措地起立躬身向国王和王后致礼，然后迅速出去了。王后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抬起头看看国王，然后站起来走到国王面前，踮着脚尖，在他肩上吻了一下，说道：

“你生气了么，陛下？”

他当时正要找人发泄一下胸中的怒火，她这一问，正中下怀，便怒冲冲地道：

“难道你没有看到吗，你这不是看见了吗？妮芜·戈丽斯。”

王后了解他的脾气，所以在他盛怒的时候，她的责任就是平息他的怒火。她平静地笑笑：

“宽宏大量是国王的美德。”

但国王却耸耸肩膀，轻蔑地说：

“你劝我宽容吗，王后？这是弱者得以满足的虚伪的外衣。”

“陛下，你又为什么容不下美德呢？”王后明显地感到痛心。

“我真的是年轻而又强大的法老吗？那么，假如我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时，应该怎么办？假如正当我视察自己的王国时，突然有一个

奴隶跳出来喊道：‘这不是属于你的’，我该怎么办？”

王后拉住他的胳膊，想让他坐到软榻上。然而他甩开了她，愤怒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她深深惋惜地说道：

“你不应该这样来设想自己的事情，而要记住，祭司们是你的忠实奴仆，神庙的土地是我们祖先赐封给他们的，使用这些土地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权利。而你，陛下，则想收回他们的权利，他们自然是要担心的……。”

年轻的国王发起火来：

“我要修建宫殿和墓地，我要过幸福安逸的生活，这一切唯一的障碍就是有一半土地在这些祭司手中。难道我要像穷人一样受到折磨吗？难道不应该废除这荒谬的规定吗？你知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队伍行进的时候，居然有一批人呼喊那个赫鲁姆·哈特的名字！你看吧，王后，他们居然敢面对面地向法老挑衅。”

王后大为震惊，温柔的脸突然变了颜色，含糊不清地低语了几句什么。国王挖苦道：

“还有什么话说，王后？”

此时王后是十分烦恼和难过的，要不是国王正在狂怒中，她是绝不会掩饰自己的愤怒的。但是她以铁一般的意志抑制了自己激动的心，平静地说道：

“以后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吧。你现在就要接见王国要人，而他们为首的就是赫鲁姆·哈特，我想你应该以正式礼仪接见他们。”

法老莫测地看了她一眼，异常平静地说：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

在礼宾大殿国王按时接见了王国要人，照例听取了祭司们的演讲和各地总督的汇报。此间许多人看出了国王不高兴。大家散去以后，国王留下了首相，单独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人人心里都很惶恐，但谁也不敢发问。后来首相出现了，很多人想从他脸上的表情读出他心中的秘密，但是他的脸却如岩石一样呆板无情。

国王命令他的两个亲信——宫廷总管苏弗哈特和禁卫军统帅塔胡先到御花园湖畔他们经常谈话的地方去，他则在绿草茵茵的通道上漫步起来。他棕色的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似乎不久前还一心想报复的怒气得到了彻底地消解。他慢慢走着，呼吸着树木散发出的清香，观赏着鲜花和硕果，他似乎觉得这一切都在向他致意。然后他转向走向



湖滨，看见他的两个亲信已经在那里等他。苏弗哈特身材瘦长，头发灰白；而塔胡则体魄健康，戎马生涯使他的身体坚强如钢。

两个人都在看着国王的脸，竭力揣测着他的内心，以判断他决意对祭司们实行的政策是否行得通。他俩都听到了对王权进行挑衅的大胆呼喊，他们也都明白这呼声会在年轻的国王心里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响，并且还知道在御前会议之后国王单独留下了首相。他俩的心忐忑地跳动着，苏弗哈特担心国王发怒会造成严重后果，他经常劝他稳重、忍耐，处理土地问题要公平，但是国王在狂怒之中的做法不堪想象；塔胡则盼望国王同意他的意见，颁布剥夺寺庙土地的命令，并向祭司们发出最后通牒。

两个忠实的仆人半希冀半不安地注视着国王的脸，但是法老却隐藏了自己真实的感情，以狮身人面雕像一样的面孔看着他俩。他知道他俩在想些什么，但他故意让他俩揣测不安。他平静地坐在软榻上，并命令他俩入座。很快，他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而又认真：

“我今天很生气，也很难过。”

 他俩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耳边又一次响起那一声大胆呼喊。苏弗哈特难过而又同情地举起手来，声音颤抖着说：

“请陛下不要为那件事难过和生气。”

塔胡则强硬地开口道：

“陛下不必痛心，您的王国是和平的，您的仆人愿为您献身。的确，这些祭司有学问，也有经验，但他们不走正道，头脑发热，他们是在自掘坟墓。”

国王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脚尖，说道：

“我问自己，在我的祖先掌权期间，有谁遇到过像我今天遇到的这种呼叫吗？而我掌权又只有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塔胡眼里闪出可怕的光：

“武力，陛下。武力……，您的圣宗圣祖都是强者，他们用铁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宝剑可以决定一切，您要像他们一样，陛下，千万不要动摇，不要宽容。您要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打击，这样这些狂人就会惊慌，就不会再存有任何妄想。”

英明的长者苏弗哈特并不赞赏塔胡的主张，他为他的狂热感到吃惊与害怕。

“陛下，祭司们遍布王国各地，如血液一样遍布全身。他们当中

有政界人士、宗教法官、文人和教师，他们自古以来就借助神权而深入人心。然而我们，除了法老禁卫军和贝拉格岛卫戍部队以外，再没有什么作战力量，因此进行严厉打击可能会带来不幸的后果……。”

塔胡仍然固执己见：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英明的指导者？难道我们就遵嘱忍耐，任敌人闯进来，我们则在他们前面束手无策？”

“求主保佑，法老的臣民的祭司们并不是法老的敌人，他们是一群忠实可靠的人。我们唯一的不满，是他们持有的特权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我敢发誓，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既满足陛下愿望、又保护祭司权益的成功的解决办法。”

听着他俩的争论，国王那宽宽的嘴角上挂着暧昧的笑意。当苏弗哈特讲完以后，他用一双讽刺的眼睛看了看他俩，淡淡地说道：

“你们二人放心休息吧，我已经射出了自己的箭。”

这两个人都吃了一惊，他们怀着疑惑、希望而又恐惧的心情望着国王。塔胡更多的是希望，而苏弗哈特则慌然失色，他咬紧嘴唇，默默地等待着那一句决定性的话。

国王得意而又傲慢地说：

“你们知道，我在大家走后把那个人留了下来。当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首先对他说，当着我的面高呼他万岁这是叛变行为，但是我决定不处死那些忠实高尚的人民中间的呼喊者。我发现他非常惊慌，他的那颗巨大的脑袋垂到了狭窄的胸前。他张嘴想说什么，也许他是想用他那冷淡的声音为此事进行解释和道歉。”

国王皱起眉头，沉默片刻，接着厉声说道：

“但是我并没有让他解释，用手势打断了他。我严厉地向他声明：那一声呼喊不会改变我的意志。我告诉他，我已经下决心将寺庙的土地归王室所有，从今以后除了必需的土地和募捐以外，绝不再给寺庙更多的权利。”

两人全神贯注的听着国王讲话。苏弗哈特痛苦失望，面无血色；塔胡则兴高采烈，好像是在倾听一首歌颂他的光荣和伟大的美妙乐曲。国王接着说：

“无疑，我的决定使赫鲁姆·哈特万分震惊，他无法自控，慌忙向我哀求说，神庙的土地是圣主的土地，它的收益大部分，是用于教育和慈善事业，是归还于人民的。他试图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是我制